

3-2015

## 梁啟超與晚清短篇小說的發生

Xiaohong XIA  
北京大學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[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\\_new](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new)

 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---

###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

夏曉虹 (2015)。梁啟超與晚清短篇小說的發生。《嶺南學報》，復刊號（第一、二輯合刊），頁109-117。檢自 [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\\_new/vol1/iss1/6](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new/vol1/iss1/6)

This 文學美學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# 梁啟超與晚清短篇小說的發生

夏曉虹

**【摘要】**本文主要考辨梁啟超所謂“短篇小說”概念之形成。梁啟超於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，居留長達十三年，這種經歷影響甚鉅，微末至其“短篇小說”文體概念的形成，也有迹可循。而梁氏具有報人經歷，這也促進了其關於“短篇小說”文體的思索。而直到1902年2月《新民叢報》創刊，短篇小說已為梁啟超所關注，他特創“片假體”這一“新名詞”，顯然意指短篇小說，以此形容小說族群中的短篇，倒也神似。而在梁氏表述中，直接以“短篇”命名的小說文體分類，最早見諸他為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創刊的《時報》所作《發刊例》。若以今日之眼光打量，《說部腋》第一輯乃是目前已知晚清最早行世的一部短篇小說集，同時須看到《說部腋》輯者的思路卻是中外並進，其間中西、中日之文學淵源是顯而易見的。

**【關鍵詞】**梁啟超 晚清 短篇小說 片假體

今日所謂“短篇小說”，在傳統中國並無此分類。而與章回體或長篇小說相對應的此一概念，實出現於晚清。除1980年代，陳平原判定“短篇小說的崛起”“無疑是清末民初最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之一”，並率先進行了探討<sup>①</sup>之外，近年也有一些研究者從現代小說文體意識的角度，對“短篇小

---

<sup>①</sup> 參見陳平原《20世紀中國小說史》第一卷(1897—1916)中“短篇小說的重新崛起”與“盆景化與片段化”兩節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142—156頁。引文見第143頁。

說”在中國的展開繼續進行了深入論述(如日本名古屋大學的許丹誠<sup>①</sup>、北京大學的張麗華<sup>②</sup>)。本文希望在此基礎上,進一步探究作為“小說界革命”倡導者的梁啟超在其間所起的作用。

梁啟超於 1898 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,居留長達十三年,對明治文化有了直接接觸與親身感受。這一段特殊的域外經歷,在其留日時期的思考與著述中留下了深刻印記。微末至“短篇小說”文體概念的形成,也不例外。而梁氏對短篇小說的注目,實與其報人經歷密切相關。

赴日之前,梁啟超已以《時務報》主筆的身份開始了報業生涯,並聲名鵲起。當時,該刊陸續登載了由張坤德翻譯的《歇洛克·呵爾唔斯筆記》與《滑震筆記》<sup>③</sup>。只是此系列譯作的出現既與梁啟超無關,純屬張氏個人興趣所在,刊出之際,又與新聞、時論混雜,置於“英文報譯”欄,而未獨立。迨梁啟超避難日本,於 1898 年 12 月首先創辦《清議報》,已專設“政治小說”一欄。不過,梁氏的政治家身份及對變法失敗的痛心,也誘導其興奮點集注於對“各國政界之日進”“為功最高”的“政治小說”<sup>④</sup>,故該專欄僅連載了《佳人奇遇》與《經國美談》兩部十餘年前流行日本的長篇小說。而直到 1902 年 2 月《新民叢報》創刊,短篇小說纔真正為梁啟超所關注。

由梁啟超撰寫的《〈新民叢報〉章程》,首次提到了短篇小說這一體裁。在關於該刊的欄目(“門類”)中,梁氏專門列出了“小說”,解釋其構想為:

或章回體,或片假體,要以切於時勢,摹寫人情,使讀者拍案稱快。<sup>⑤</sup>

所言包含形式與題材兩方面。而與傳統的“章回體”即長篇故事相對應,“片假體”這一由梁啟超杜撰的“新名詞”顯然意指短篇小說。其造語之來

① 許丹誠《晚清短篇小說的出現——現代小說文體意識自覺的端倪》,載於《嘉應大學學報》第二十一卷,第四期(2003 年 8 月),第 48—52 頁。

② 張麗華《現代中國“短篇小說”的興起——以文類形構為視角》,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 年版。

③ 《英包探勘盜密約案》、《記僞者復仇事》、《繼父誑女破案》、《呵爾唔斯緝案被戕》,分見《時務報》第六至九冊(1896 年 9—10 月)、十至十二冊(1896 年 11 月)、二十四至二十六冊(1897 年 4—5 月)、第二十七至三十冊(1897 年 5—6 月)。

④ 任公《譯印政治小說序》,載於《清議報》第一冊(1898 年 12 月),譯印政治小說序第 1 頁。

⑤ 《本報告白》,載於《新民叢報》第 1 號(1902 年 2 月),卷首第 2 頁。

由，則與梁啓超對日本的了解有關。1897年，梁氏發表《變法通議·論幼學》，其中設想以“說部書”啓蒙一節，曾談及：“日本創伊呂波等四十六字母，別以平假名、片假名，操其土語，以輔漢文，故識字讀書閱報之人日多焉。”<sup>①</sup>而“片假名”之形體乃是取自漢字的偏旁或某一部分，以此形容小說族群中的短篇，倒也神似。只是此一命名，亦容易讓人誤會短篇小說為章回小說之截體。

雖然梁啓超此時已意識到短篇小說應成為報刊中之一格，但除了戲曲作品外，其本人在《新民叢報》“小說”欄的譯作，還只有與羅普合作的《十五小豪傑》（法國焦士·威爾奴原著，即儒勒·凡爾納[Jules Gabriel Verne]的*Deux ans de Vacances*）<sup>②</sup>一種，為長篇而非短制。倒是羅普隨後翻譯的《外交家之狼狽》、《竊皇案》，以及周桂笙所譯《竊賊俱樂部》，日後被梁啓超等人作為短篇小說看待（說見後）。

1902年11月，在主編《新民叢報》之餘，梁啓超又創辦了《新小說》雜誌。梁氏既肯定“本報宗旨，專在借小說家言，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，激勵其愛國精神”，故在欄目設定時，便多半依據題材分類，如列“歷史小說”、“政治小說”、“軍事小說”等。其中也有“劄記體小說”一項，卻又標注為“如《聊齋》、《閱微草堂》之類，隨意雜錄”<sup>③</sup>，其文類傳統乃自覺接續筆記中偏向敘事的一類，而與《新民叢報》中以“片假體”指稱的短篇小說基本採自西方之取徑迥異<sup>④</sup>。特別是該刊隨後被迫認為短篇小說的篇章全不出自“劄記小說”一欄，也可使我們明了，在梁啓超心目中，“片假體”即短篇小說與“劄記小說”並不同。

在梁啓超的表述中，直接以“短篇”命名的小說文體分類最早見諸《〈時報〉發刊例》。為這份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創刊的日報撰寫的體例說明中，梁啓超已將“小說”置於突出的地位，緊跟在“論說”、“紀事”、“批評”之後。較之《新民叢報》的排次二十，“小說”在《時報》的重要性無疑已大為提升。梁氏的規劃為：

- 
- ① 梁啓超《論學校五（變法通議三之五）·幼學》，載於《時務報》第十八冊（1897年2月），第1頁。  
 ② 法國焦士·威爾奴原著、少年中國之少年重譯《十五小豪傑》，載於《新民叢報》第二至四、六、八、十至十三號（1902年2—8月），以下為“披髮生”即羅普所譯。  
 ③ 新小說報社《中國唯一之文學報〈新小說〉》，載於《新民叢報》第十四號（1902年8月），卷首廣告。  
 ④ 《新民叢報》“小說”欄中的短篇作品，唯有第五號所刊《虞初今語》不是譯作。

本報每張附印“小說”兩種，或自撰，或翻譯，或章回，或短篇，以助興味，而資多聞。<sup>①</sup>

此時，與“章回體”相對而言的文體已明言其為“短篇”；並且，此種“短篇”已不限於“翻譯”，也有“自撰”。由此而引發了胡適所謂“新體短篇小說”<sup>②</sup>在《時報》的集中出現。由於張麗華在《現代中國“短篇小說”的興起》第二章中已對此一情節做了詳細論述，並將其文類特點概括為：“冷血在《時報》所開創的以《馬賊》為代表的短小、淺近且具有時評功能的‘新體短篇小說’。”<sup>③</sup>故此處不再贅述。而從1904年10月29日《時報》刊發“冷血”即陳景韓的《馬賊（俠客談之一）》，到1906年11月《月月小說》創刊伊始即設立“短篇小說”專欄，其間實有被以往的研究者遺漏的一段歷史，即《說部腋》的出版。

以今日之眼光打量，《說部腋》第一輯乃是目前已知晚清最早行世的一部短篇小說集。該書由新小說社於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廿五日（1905年11月21日）印行，署“新民叢報社社員編”。“新民叢報社社員”固然可以是《新民叢報》社同人共有的筆名，作為主編兼主筆的梁啟超也曾加以使用<sup>④</sup>。此書卷首有一則“輯者”乙巳年十月二十日（1905年11月16日）所作《叙》，全文如下：

小說九百，本自《虞初》，其中國說部之祖乎？若《雜事秘辛》、《飛燕外傳》，神州所傳小說莫古於彼矣。顧皆寥寥千言或數千言，以簡峭之筆，含淵醇之味，蔚然文界一別子也。下逮有唐，作者百數十，體例一仿漢古。胡元以降，始有所謂章回體，一帙往往數十萬言，附庸蔚成大國矣。斯固進步之徵，然椎輪太羹，不可忘也。矧椎輪之結構法，太羹之釀造術，亦有別途而競進者邪？至今章回、短篇兩體並行不畸，中外一也。今擷其腴以爲斯輯。語有之：“千羊之裘，不如一狐之腋。”斯

① 時報館《〈時報〉發刊例》，載於《新民叢報》第四十四、四十五號合刊（1904年1月），卷首第3頁，實際出刊時間延後。

② 胡適《十七年的回顧》，載《胡適文存二集》卷三，上海：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，第4頁。

③ 張麗華《現代中國“短篇小說”的興起——以文類形構為視角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45頁。

④ 見李國俊編《梁啟超著述繫年》之《署名表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22頁。

亦裨官之主器也已。<sup>①</sup>

此《叙》文雖簡短，然意味深長。

儘管《時報》編者已聲言，“短篇小說本為近時東西各報流行之作，日本各日報各雜誌多有懸賞募集者”<sup>②</sup>，《說部腋》輯者的思路卻是中外並進，甚至更有意識地努力在中國文學傳統內部尋找短篇小說的繁衍脈絡，顯然是希望證明，此體並非完全來自域外，以期減少流播的阻力。因此，叙言首先將短篇小說、同時也是整個中國小說的源頭上溯到舊題漢代文人撰寫的《雜事秘辛》與《飛燕外傳》，並強調其體例為眾多唐傳奇作者所承襲。至於章回體小說，雖遲至元代始出現，卻迅速昌盛，反以“附庸蔚成大國”。既然短篇小說在中國也是一脈相傳、淵源有自，作者於是肯定“章回”與“短篇”兩種小說文體，無論中外，一直“並行不畸”；甚至因其早出，更以主持祭祀的長子（“主器”）推許小說家族中的短制。其間可注意的是，《說部腋》輯者對短篇與章回的區分，乃是建立在“寥寥千言或數千言”與“一帙往往數十萬言”的體量差別上。不過，與《〈時報〉發刊例》相同的“章回”與“短篇”的對舉，並以“說部腋”形容短篇小說之形制，其實還有更值得關注的深意在。輯者對於短篇小說的推崇，除了“以簡峭之筆，含淵醇之味”的概說，也同時注目於其“結構法”與“釀造術”與章回體小說之別途競進，即承認短篇小說並非章回或長篇小說的一枝一節，而是另有結構與描寫技術。故其對“說部腋”的解說，引“千羊之裘，不如一狐之腋”，而捨棄更常見的成語“集腋成裘”，也可見《叙》作者對於短篇小說文體的獨立性已有體認。

如果進而考究《說部腋》所收各篇，則可以看到，其間的思路仍與《新民叢報》、《新小說》及《時報》一以貫之。實際上，該書所有小說，全部出自《新民叢報》與《新小說》。茲開列如下：

飲冰子譯《世界末日記》原刊《新小說》第1號。

曼殊室主人譯《俄皇宮中之人鬼》原刊《新小說》第2號。

披髮生譯《白絲綫》原刊《新小說》第6號，初名《白絲綫記》。

① 輯者《叙》，《說部腋》第一輯，卷首，上海：新小說社1905年版。引語出自《史記·趙世家》，原文應為“千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”。

② 冷血《馬賊（俠客談之一）》編者附言，原載《時報》1904年10月29日，轉引自張麗華《現代中國“短篇小說”的興起——以文類形構為視角》，第40頁。

披髮生譯《俾斯麥之狼狽》原刊《新民叢報》第 27、29 號，初題《外交家之狼狽》，署“法國某著，中國某譯”。

披髮生譯《竊皇》原刊《新民叢報》第 33—34 號，初題《竊皇案》，署“法國某著，中國某譯”。

闕名《百合花》原刊《新民叢報》第 12 號。

上海知新室主人譯《竊賊俱樂部》原刊《新民叢報》第 63—64 號。

首先，與叙言中刻意追溯短篇小說在中國的一脈流衍形成鮮明對照，書中所錄各篇無一例外，均為翻譯之作，而摒棄了《新民叢報》與《新小說》中屬於傳統“劄記體”的《虞初今語》、《嘯天廬拾異》（嘯天廬主）、《反聊齋》（破迷）與《知新室新譯叢》（上海知新室主人譯述），顯示《新民叢報》與《新小說》同人實將短篇小說視為一種從域外引進的新文體。其次，出自《新小說》的三則原先分列不同欄目，《世界末日記》係“哲理小說”，《俄皇宮中之人鬼》係“語怪小說”，《白絲綫記》係“外交小說”；出自《新民叢報》的《百合花》原初更置於“雜俎”欄，為《海外奇譚》之一篇。至此，這些題材不一的小說在文體上也獲得了共性，即同屬短篇之制。最後，置於《說部腋》開篇的兩則譯作，即《世界末日記》與《俄皇宮中之人鬼》均出自梁啟超筆下，這一並非依照發表時間先後排列的次序<sup>①</sup>，也賦予二作發凡起例的意味。

若再深入探查《說部腋》中各短篇小說的源文本，則可以發現，除周桂笙所譯《竊賊俱樂部》另有出處外，其他諸作都與德富蘆花（1868—1927）相關。依據日本學者樽本照雄編纂的《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》及其他資料，可檢知原作情況：

《世界末日記》原本為德富健次郎（蘆花）譯《世界の末日》，初刊《國民之友》1891 年 5 月第 119 至 120 號，收入《（近世歐米）歷史之片影》<sup>②</sup>（民友社 1893 年 7 月版）。

《俄皇宮中之人鬼》原本為德富蘆花譯《冬宮の怪談》，初刊《國民

<sup>①</sup> 諸篇之中，《百合花》最早面世，載於《新民叢報》第 12 號（1902 年 7 月）。

<sup>②</sup> 參見李艷麗《清末科學小說與世紀末思潮——以兩篇〈世界末日記〉為例》，載於《社會科學》2009 年第 2 期，第 159 頁。

新聞》1898年1月23日—3月1日，收入《外交奇譚》（民友社1898年10月版）。

《白絲綫》原本為德富蘆花譯述《白糸》，初刊《國民新聞》1897年10月27日—11月12日，收入《外交奇譚》。

《俾斯麥之狼狽》原本為德富蘆花譯述《鐵公の退隱》，收入《外交奇譚》。

《竊皇》原本為德富蘆花譯述《王の紛失》，初刊《國民新聞》1898年4月，收入《外交奇譚》。

《百合花》原本為德富蘆花譯述《外交奇譚百合の花》，初刊《國民新聞》1898年1月16—23日，收入《外交奇譚》。<sup>①</sup>

據此可知，上列各篇除《世界末日記》別出《歷史之片影》，其他都譯自《外交奇譚》，二書均由民友社印行。

《外交奇譚》原名 *Secrets of the Courts of Europe: the confidences of an ex-ambassador*，出版於1897年。原著者為愛爾蘭作家、律師、政治家 Allen Upward (1863—1926)。艾倫·厄普得寫過兩本詩集和幾部小說，《歐洲宮廷的秘密：一個前外交官的自白》即是其中一本短篇小說集，內含十二篇作品。德富蘆花在《例言》中評說該著：

要之，此書乃是取現時之歐洲為舞臺，以事實為基礎，而大為添加小說性的色彩者也。故其由實入虛、由虛移實的邊界，不免往往有欠分明之處。然而在滿足好奇心以外，讀來多少也有一些益處吧。<sup>②</sup>

可知在日譯者那裏，《外交奇譚》乃是介於虛實之間的撰著，並不視為純粹的小說。但恰是這樣觀照現時歐洲政局的著作，對具有政治情懷的梁啓超、羅普等人格外具有吸引力，進而以之作為短篇小說的範本，引入中國。

而德富蘆花的兄長德富蘇峰(1863—1957)，在明治年間更是日本輿論

①（日）樽本照雄編《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》，第648、133、23、715—716、562、26頁，濟南：齊魯書社2002年版。

② 德富蘆花《例言》，《外交奇譚》，東京：民友社1898年版，第1頁。



界中赫赫有名的人物。關於德富蘇峰與晚清“文界革命”的關係及其“歐文直譯體”對梁啟超的影響，筆者曾做過專門討論<sup>①</sup>。連類而及，梁啟超與《新民叢報》同人對民友社的出版物也更多好感，稱道：“民友社著譯之書，其論斷常有特識，其文體為日本文界之革命軍。”<sup>②</sup>而民友社的出品不只啟發了梁啟超對於“文界革命”的思考與實踐，而且，經由上述考察，亦可知其實際也深深介入了晚清的“小說界革命”，尤以短篇小說的逐譯成就突出。

鈎稽梁啟超在日所辦之《新民叢報》、《新小說》以及協助創辦之《時報》關於短篇小說的言說變遷與著譯實績，日本明治文學的示範作用清晰可見，晚清短篇小說亦由此發端並勃興。而正是在梁啟超等人奠定的基礎上，1906年，短篇小說方纔異軍突起，成為晚清小說家族中的一枝新秀。《月月小說》的設立專欄，灌文書社的《短篇小說叢刊》、鴻文書局的《短篇小說叢刻》初編的集中出版<sup>③</sup>，都使這一年對於中國短篇小說而言，成為值得銘記的年份。

即使對於梁啟超個人，從《(近世歐米)歷史之片影》與《外交奇譚》譯出短篇小說，顯然也是一段饒有興味的經歷。以致多年後的1915年，梁氏又捉刀代筆，以長女梁令嫻之名，在《中華婦女界》發表了《巴黎警察署之貴客》。而這篇標明為“政治小說”的作品，實源自一則新聞報導，篇末出自梁啟超口吻的“外史氏曰”已揭出其本事：“當一九〇五年，德法爭摩洛哥問題極劇，殆將決裂，而德法協約忽成，蔽空層雲，瞬息蕩盡。局外莫解所由，揣擬百出。而協約成後，狄爾喀西(按：即 Théophile Delcassé, 1852—1923, 時任法國外交部長)旋去位，眾益怪之。數月後，美國某報忽載此事始末甚詳，事太詭異，信否莫能明也。”<sup>④</sup>有意思的是，這則“極詭異而有奇趣”的外交故事，“以無徵信”，在梁啟超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著作《歐洲戰役史論》中“故不記錄”<sup>⑤</sup>，但梁氏仍捨不得放手，又將其改寫為短篇小說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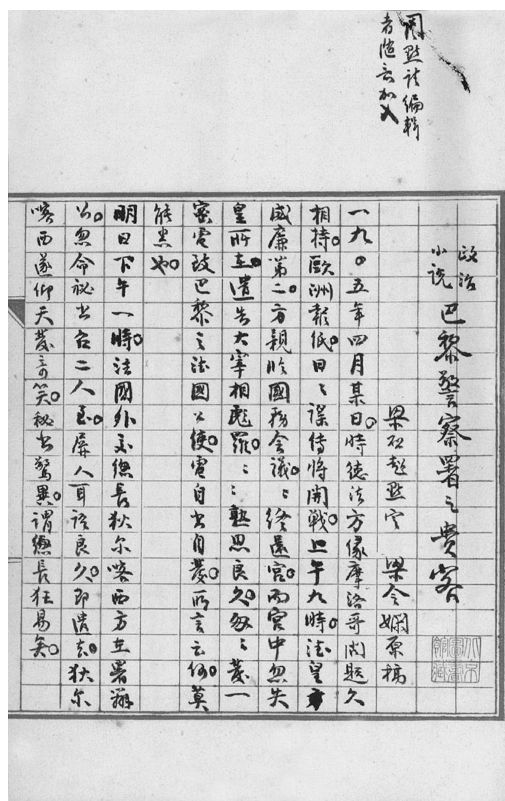
① 參見筆者《覺世與傳世——梁啟超的文學道路》第八章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。

② 《紹介新著·十九世紀外交史》，載於《新民叢報》第18號(1902年10月)，第97頁。

③ 參見陳大康《關於魯迅文學活動的最早報導》，載於《文匯報》2006年7月16日，第8版。

④ 梁令嫻《(政治小說)巴黎警察署之貴客》，載於《中華婦女界》第一卷第2期(1915年2月)，第3頁。而國家圖書館所藏此篇手稿題為“梁啟超點定/梁令嫻原稿”，字迹實出自梁啟超(見圖一)。“外史氏”則為梁在彼時所撰《歐洲戰役史論》中的自稱。

⑤ 梁啟超《歐洲戰役史論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1914年版，第76頁。



圖一

出。照舊是歐洲外交奇聞，照舊是介於虛實之間，梁啟超趣味不變，正好接續上十三年前《俄皇宮中之人鬼》的前緣，從而為梁與短篇小說的關係添上了富有意義的尾聲。

2013年7月17日初稿

同年9月28日定稿於京西圓明園花園

(作者單位：北京大學)